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八六六號

靈食季刊

一九三六

第十年

秋季

第三十九冊

THE
SPIRITUAL FOOD
QUARTERLY

PUBLISHED IN

MARCH. JUNE. SEPTEMBER. DECEMBER.

WANG MING TAO. EDITOR.

29 KAN YÜ HU-TUNG.

PEIPING.

SUBSCRIPTION RATES

50 cents per year

Foreign countries, 90 cents per year

靈食季刊

刊期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編者 王明道

社址 北平甘雨胡同二十九號

定價 全年四册價銀五角郵費在內

國外價銀九角郵費在內

香港澳門六角五分郵費在內

靈食季刊社出版物目錄

| | | | | | |
|---------------|-------|--------|--------------|-------|----------|
| 隱密處的靈交 | 本刊編者譯 | 布面價銀九角 | 基督徒詩歌 | 本刊編者編 | 每冊一角五分 |
| 角聲 | 本刊編者著 | 紙面價銀三角 | 恩賜賞賜與獎賞 | 本刊編者著 | 每冊價銀五分 |
| 信徒處世常識 | 同上 | 每冊價銀四角 | 人能建設天國麼？ | 同上 | 每冊價銀五分 |
| 信徒鍼砭 | 同上 | 每冊價銀三角 | 創世記第五章中的福音 | 同上 | 每冊價銀五分 |
| 基督的新婦 | 同上 | 每冊價銀二角 | 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 | 同上 | 每冊價銀五分 |
| 重生真義 | 同上 | 每冊價銀二角 | 普世人類都是神的兒子麼？ | 同上 | 每冊價銀五分 |
| 真偽福音辨 | 同上 | 每冊一角五分 | 聖經光亮中的靈恩運動 | 同上 | 每冊價銀一角 |
| 謹防魔鬼的詭計 | 同上 | 每冊一角五分 | 靈食季刊第二合訂本 | 同上 |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
| 耶穌是誰 | 同上 | 每冊價銀一角 | 靈食季刊第三合訂本 | 同上 |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
| 受苦有益 | 同上 | 每冊價銀一角 | 靈食季刊第四合訂本 | 同上 |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
| 寫給受苦的聖徒 | 同上 | 每冊價銀一角 | 靈食季刊第五合訂本 | 同上 |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
| 基督徒的言語 | 同上 | 每冊價銀一角 | 靈食季刊第六合訂本 | 同上 |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
| 現代教會的危險 | 同上 | 每冊價銀一角 | 靈食季刊第七合訂本 | 同上 |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
| 我為甚麼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 | 同上 | 每冊價銀三角 | 靈食季刊第八合訂本 | 同上 |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
| | 同上 | | 靈食季刊第九合訂本 | 同上 |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

以上各書本國郵費在內

外國及香港澳門郵費另加

購書訂刊寄款在二圓以內可用一分至一角之郵票代價。寄款在二圓以上請寄郵局匯票或銀行支票。購書訂刊之信件及匯票支票皆寫「北平甘雨胡同二十九號靈食季刊社」收有款之信務請掛號。

靈食季刊第三十九冊目錄

| | |
|---------------------|----|
| 經訓 | 一 |
| 給今日教會的一個嚴重的警告 | 二 |
| 受人誤會 | 七 |
| 從摩西所得的教訓 | 九 |
| 浮淺的熱誠 | 一八 |
| 信望愛 | 二五 |
| 臨近卻不認識 | 三四 |
| 今日教會中一件極得罪神的事 | 四一 |
| 你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你正在作甚麼事呢？ | 四九 |
| 談談歌詩班 | 五九 |
| 編者的消息 | 六五 |
| 奉獻一切(詩)(附譜) | 底皮 |

經訓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到你。你惟親眼觀看，見惡人遭報。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他們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頭上。你要踴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右錄詩篇第九十一篇

給今日教會的一個嚴重的警告

在已往的幾年中，編者曾屢次著論闢解不信派（即新神學派）的謬妄，並勸戒信徒謹防這些誘惑人的假師傅，和他們所講的偽道。最近幾年來許多信徒已經漸漸的會分辨甚麼是聖經中的真理，甚麼是人所捏造的假道理，並且在許多地方篤信聖經的聖徒已經與那些迷惑人的假師傅和他們掌權的教會或團體分離，這真是一種極可欣喜的現象。

但是同時我們又看見一件極令人悲痛的事，就是一些篤信聖經的信徒明白了真道和偽道的分別，卻是仍與那些講偽道的師傅和他們掌權的團體聯合。如果這些信徒並未曾明白偽道的錯誤，他們這樣作，我一點都不責備他們，但如今他們清楚明白了假師傅所傳的偽道是怎樣錯誤，是怎樣危險，卻仍然與這些假師傅和他們掌權的團體聯合，這真是不可寬恕的事了。

豈止於許多信徒這樣作呢，許多為神作工的人，和許多自命為信仰純正的教會的領袖不也常這樣作麼？我們不是常看見許多自命為信仰純正的傳道人和教會的領袖

去參加不信派所召集的這個大會那個大會麼？不是有許多篤信救恩要道的傳道人與那些傳所謂「社會福音」的領袖聯合提倡甚麼事業，携手興辦甚麼事工麼？不是有許多注重保守聖經真理的教會竟常邀請不信派的領袖去演講去指導麼？我們不是常見那些不信派的領袖一發起甚麼運動，便有許多素日自認篤信福音的信徒和傳道人，也隨着搖旗吶喊麼？我們不是又常看見自命爲信仰純正的教會遣送學生到不信派的教員執教鞭的神學院裏去受那種「新神學」的教育麼？這種種的行爲在神面前是不忠心，因爲不信派所講的偽道是混亂聖道與神爲敵，與不信派聯合就無異於背叛神。對於人的一方面又是極有害的，與不信派聯合既足以增加他們的聲勢，又能使許多信仰不堅固知識不充足的信徒直接間接受到許多的惡影響。一個教會的領袖雖然有純正的信仰，也很敬虔愛神，若是他們不與不信派完全隔絕，這個教會就總不會到一種十分熱誠屬靈的地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都發起來。」一個好教會的領袖去參加不信派召集的甚麼大會，或是與不信派聯合倡辦甚麼事業，或是請不信派演講，或是將不信派所提倡的甚麼運動甚麼方法介紹到教會中來，都無異於拿新麵團去與惡酵互相攪雜。

結果是絕不會好的。將熱誠愛主有志爲神作工的青年送到不信派掌權的神學院裏去讀書，那是魔鬼最歡迎無比的事。許多熱誠愛主有志爲神作工的青年男女聖徒就是這樣被不信派的神學教授毀壞到不堪言狀的地步。編者幾年前在一個大城裏講幾天道末後一天見證會裏親耳聽見一位神學校的學生作見證說他在未入神學以前篤信聖經中一切的要道，那時他的心火熱得很，及至到這個神學校（這個神學校就是一個充滿不信的空氣的神學校）讀書不到兩年的工夫，對於以前所信的要道差不多都加上了問號，都懷疑起來，同時熱心也完全變冷。他又說他感謝神現在又領他出離黑暗進入光明。我所舉的不過是許多相同的事件中的一件，這一類的事還有許許多多。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事啊！

神不許我們這樣作。他要我們徹底決定一下，究竟我們是否願意站在他這一邊。如果是，我們就當完全與那一切抵擋真理的不信派的教會團體和領袖分離。若是不能這樣作，就不要再靦面告訴別人說我篤信聖經，我們的教會信仰純正。神不要身子騎在牆頭上兩隻手拉着兩方面的那種人。他要我們清清楚楚的表明態度。他藉他的僕人以利

亞對那些心持兩意的以色列民所說的話，今日還要對這般心持兩意的信徒和他們的領袖說。他說：「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若耶和華是神，就當順從耶和華；若巴力是神，就當順從巴力。」敬拜了耶和華又去到巴力壇前焚香的人是神所憎惡的。神的僕人不能與巴力的先知妥協，更不能與他們携手。忠誠事奉神的聖徒和爲神作工的人也照樣不能與不信派妥協，更不能與他們携手合作。就是因爲自命爲信仰純正篤信聖經的領袖們與不信派携手合作，許多信徒纔因此大受不信派的迷惑和損害。這些拜耶和華又拜巴力的教會領袖們該擔多麼大的罪呢！

必有人說：「如果照你所說的這樣徹底作去，豈不要得罪許多人，遭遇許多困難麼？」一點不錯。我們若真要徹底與不信派分離，一定要遭遇許多人的訕笑、輕視、攻擊、窘迫。我們因此要被人譏爲迷信、迂腐、開倒車，被人看爲心腸狹窄、度量褊小，甚至被人罵作存心不良、有意搗亂。但這有甚麼妨害呢？只要神喜悅我們就穀了。如果得着全世界的歡迎，但被神所厭棄，那有甚麼益處呢？神的僕人爲怕得罪人，不忠心於神的事工，不順服神的命令，是應當的麼？怕得罪人就不免得罪神；怕得罪神就不要怕得罪人。使徒保羅在這件事

上給我們留了一個極好的模範。聽他說：「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麼？我若仍舊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加一章十節。

聖經中有一段極嚴重的教訓和警告，告訴我們應當怎樣遠離那些背棄真理傳錯誤道理的人，說：「凡越過基督的教訓不常守着的，就沒有神；常守這教訓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們那裏，不是傳這教訓，不要接他到家裏，也不要問他的安；因為問他安的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約貳九至十一節。看見了麼？向那迷惑人的師傅問安，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何況與他們聯合呢？讀過這一段經訓，我們便曉得屬神的人與傳偽道的不信派聯合，或參與他們的聚會，或請他們講道，或送學生到他們的面前受教，在神面前真是大惡了。

罪惡的勢力日見發展；撒但的工作日見緊張；不信派和屬神的人中間所起的衝突日見露骨；神向他的教會所發出的呼聲日見顯明。屬神的人哪，趕快覺悟，起來遵行神的命令，為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奮勇打那美好的仗。

受人誤會

受人誤會是一件極使人難過的事，尤其是以好意待人，要幫助人，竟被人誤會爲惡意，這真是令人不能忍受的事。我們遇見這種情形的時候，必要痛心到極處，有時甚至想自殺，同時不免向那誤會我們的人發出忿怒惱恨的意念。真的，受人誤會實在是世上令人痛心的事情當中最令人痛心的一件事。

但我們可曾想到神所受的誤會麼？最以善意待人的就是神，最愛人的也就是神，但最受人誤會的也就是神。神待人那樣好，但是人卻咒詛他，辱罵他，悖逆他，棄絕他，抗拒他，反對他。不信的人先不用說，就連他的孩子們也常是這樣待他。他開了他們的眼睛，拯救了他們，賜給他們各樣今生來世的福祉，並且隨時隨地照顧他們，導引他們，保守他們，眷顧他們。父母總是十分愛他們的子女，但神愛他的孩子們卻遠超過世上一切作父母的。誰想到就是這些作神孩子的人們常常誤會那最愛他們的神。一點事不順心，便向神發怨言，遭遇少許的痛苦和損失，便說神待他們不好。如果遇見比較重大的患難，那更不用說了；怨恨神忘記了他們，批評神沒有愛心，說神苦待他們，向神發怒，有時竟因此離棄神。

背叛神，其實就是他容許這些痛苦損失和患難臨到他們，也都是爲他們的益處，爲要藉着這些管教他們，修理他們，潔淨他們，造就他們。他使他們遇見順利的境遇是因爲他愛他們；他使他們遇見拂戾的境遇也是因爲他愛他們。可惜他們因爲無知，看不懂他的美旨，反以爲他是苦害他們，因此就這樣對待他。這位「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的神，就是這樣常常受那些天天得他恩惠的人們的誤會。這一個纔誤會過他，那一個又繼續着誤會。簡直沒有一天沒有一時不受着誤會。然而他卻是始終忍受這一切的誤會。他不發怨言，他不忿恨，他也不因我們這樣待他便報復我們。懲罰我們，不但如此，他還是照常向我們施恩，照常愛我們，如同我們從來未曾誤會他一樣。這種度量，這種忍耐，這種愛心，是何等偉大何等奇妙啊！

想到神所受的誤會，並他在受了誤會以後的態度，和他那種永不改變的愛，真是不能不使我們感激涕零，又不能不使我們因着神對我們的這種大量忍耐，和慈愛，熱心愛他，忠誠事奉他，同時又使我們在受人誤會的時候得着無限的安慰和喜樂。

從摩西所得的教訓

「後來摩西長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裏，看他們的重擔，見一個埃及人打希伯來人的一個弟兄，他左右觀看，見沒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裏。」——出二章十一、十二節。

「摩西爲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衆人。」——民十二章三節。

希奇！這是怎麼一回事？看見不平的事，立時動手打人，而且將人打死，看見這一件事，就可以曉得摩西的性情是怎樣剛直，怎樣暴烈。如今聖經上竟記載他「爲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衆人。」這又怎麼講呢？「極其謙和」的人，斷不能動手打人，而且將人打死，動手打死人的人，決不是一極其謙和的。出埃及記上所載的，如果是事實，民數記上的話，就不免不真確。民數記上的話，如果真確，出埃及記上所記載的，就難免靠不住了。究竟那一段記載是，那一段記載非呢？

我們若將摩西一生的事蹟從始至終都詳細讀過，便可以曉得這兩段記載都是真實的。那「爲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衆人」的摩西，就是那路見不平將人打死埋在沙

土裏的摩西。不過在這兩段記載中間有一件要緊的事是我們萬不可不知道的。因為如果不知道這件事，我們便總不能十分認識摩西。

聖經中有好幾段記載證明摩西本來是一個熱誠勇敢，性情剛直，路見不平就不能忍耐，立時要挺身出來干涉的人。方纔我們已經讀過他打死埃及人的那一件事。此外還有兩段記載我們也需要知道：

「第二天他出去，見有兩個希伯來人爭鬪，就對那欺負人的說，你爲甚麼打你同族的人呢？」——出二章十三節。

「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個女兒，她們來打水，打滿了槽，要飲父親的羣羊。有牧羊的人來，把她們趕走了；摩西卻起來幫助她們，又飲了她們的羣羊。」——出二章十六、十七節。

看過這三件事以後，便可以曉得摩西的天性正是照我上文所說的了。我們知道熱誠勇敢性情剛直的人多是性情暴烈，缺少謙和。摩西也必是這樣；不然，怎能那樣容易把人打死埋在沙土裏呢？這種剛直勇敢看見不平的事就要干涉的性情實在是很好的。世

界上需要這種人。那些懦弱自私，看見別人受屈含冤就遠遠的走開，恐怕自己受連累的人是最卑鄙無用的。不過這種勇敢熱誠並不能成就甚麼大的事工，也不能幫助許多人。要作利濟多人的事工，不只需要勇敢與熱誠，還需要忍耐，需要謙和。血氣的勇敢幫助一兩個人則有餘，利濟許多人則不足；作小事則有餘，作大事則不足。神在摩西身上的旨意，並不是只要用他扶助三兩個受惡人欺壓的人，乃是要用他拯救一個處在水深火熱中的民族。這個民族包含一百多萬人。神看見摩西是一個可用的人才，但是同時他也看見摩西所缺少的是甚麼。他要用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但他知道如果用這樣的一個有熱誠勇敢卻缺少忍耐謙和的摩西，決不是以色列人的好處。如果摩西用他打死那個埃及人的熱誠與勇敢去打那些頑梗不馴的以色列民，等不到他們進迦南，就都被摩西在曠野打死了。那還能有後來的以色列國麼？但神也不因着摩西的缺點不用他，卻豫備了一個極良好的學校去訓練摩西，造就摩西，使摩西學習他在法老女兒的家中和埃及的大學校裏所沒有機會學習的功課。這功課是他要爲神作大事所決不能不學習的。不過這學校不是在埃及國內，這學校的教師也不是埃及國的名人哲士。這學校乃是在米甸的

曠野，教師就是葉忒羅的那一大羣羊，並且這個學校肄業的年限又是特別的長久，十四十年。

容我們閉目思想一下摩西初到米甸的祭司葉忒羅家中爲他牧羊的時候那種景況：多年在法老女兒家中嬌養慣了的貴族子弟，又受了埃及國的高等教育，（徒七章廿一、廿二節）如今竟孤身流落到異鄉，而且作了一個牧羊的人，這是多麼淒涼，多麼可憐！何況摩西又是一個秉賦不凡志向遠大的人，但神要叫他學習的功課就是在這種境遇中方能學會的。古人所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這個意思。作大事工的人所必須學習的功課都是在拂逆患難中學來的。神就是這樣造就了摩西。

我們再思想一下摩西頭幾次領着羊羣出去的景況罷。第一次出去的時候，他領着牠們往西走，但牠們因爲平日多是往東去，而且同他不熟識的緣故，所以不聽從他。因此惹動了摩西的怒氣，他想我昨日已經到西邊看過那裏有豐美的水草，我爲你們的好處要領你們到那邊去，你們竟這樣不知好歹，辜負我的善意，真是應當一個一個的都被打

死。不過看在你們主人的面上我不能這樣作，但也不能不懲一儆百。於是他便捉住走在前面的三隻羊，用牧人的杖猛力的擊打牠們，結果打死了一隻，那兩隻比較壯大的雖然未曾被打死，但也足跛血流了。結果羊是死的，傷的傷，這位從來未曾放過羊的牧人也弄得氣喘汗流，心中痛苦的了不得。那天回來的時候，摩西肩上扛了一隻死羊交還他的岳父，又把事情的經過都對他岳父述說過了。好在葉忒羅量大人寬，並且他也曉得摩西從來未曾放過羊，所以一點未曾罪責他，不過對他說了一句：「摩西，牧羊不是只靠打的。」摩西往回走的時候，心想打死了岳父的羊總免不了受一頓嚴厲的責備，沒想到岳父對自己竟是這樣的和平。這事在他心中留下了一種很深的印象，更不能使他忘記的是他岳父的那一句話——「牧羊不是只靠打的。」他心裏想：「不靠打靠甚麼呢？羊這樣不聽話，不打還怎樣呢？」

第二天摩西又領着羊出去了。這羣羊仍然給他一些難處，他因為昨日已經打死了一隻羊，所以這日不敢太用力打，只是打得牠們痛苦難當，不敢不服從他罷了。從那日起每逢遇見羊不聽話的時候他就打牠們，他的辦法果然發生了效力。但他看見別的牧人

牧羊的時候，便感覺那些牧人所牧的羊和牠們的牧人中間有一種情形是他的羊和他中間所沒有的，就是那些牧人所牧的羊非但都是很樂意的聽從牠們的牧人，而且牠們都愛牠們的牧人。牠們和牠們的牧人中間似乎有一種感情，一種友誼，是牠和他的羊中間所沒有的。他起初還以為是他的羊和他不熟識的緣故。但過了許多日子仍是這樣，他便驚奇起來。他羨慕別的牧人那種牧羊的生活。他看他們有許多羊朋友。他們的生活是有興趣的。反過頭來再看自己怎樣呢？羊在自己面前只是畏懼，只是看見自己手中的杖就戰慄。至於感情和友誼卻是一點也沒有。他感覺到自己的生活太單調，太枯燥。他竭力的想改正他和羊的關係。他想或者是因為有時許多羊不聽話，但他只打少數的幾隻，所以牠們心懷不平，因此不敬愛他。他以為他所想的是很有理，所以再發生事故的時候，凡不聽話的羊，他一一的去打牠們，連一個也不放過。不久他發現事情越弄越壞了。羊和他的感情不但不會增加少許，而且他們中間的關係越來越惡劣。他失望了，他灰心了。他想離開牠們去作別的事工，但事實卻不容許。他苦悶到了極點。

一天早晨他在山坡上坐着看羊在曠野喫草的時候，他看見羊和羊彼此戲耍，跳躍

着，歡呼着，他忽然想起他岳父的那句話來，「牧羊不是只靠打的。」他開始覺悟到一個牧人需要對羊有愛心，需要用忍耐和平的態度來待牠們，纔能博得牠們的愛，纔能與牠們發生感情和友誼。羊和羊彼此戲耍，有很好的友誼，是因為牠們不彼此用杖相打。自己和羊的關係這樣惡劣，是因為打牠們太多，愛牠們卻太少的緣故。從那日起，他對羊少用杖多用愛心，他學習寬容牠們，忍耐牠們，體恤牠們，幫助牠們。希奇，他對羊的態度改變了，不久羊對他的態度也改變了。他愛牠們，牠們也愛他。牠們不再像從前見了他就戰兢兢懼，牠們願意就近他，也甘心樂意的聽從他的命令。他的生活到這時候不再感到單調孤寂，因為他有這樣多的羊朋友。他覺悟他的岳父真是有經驗，「牧羊不是只靠打的。」是的，這話一點都不錯。有些時候也需要打，但更需要的乃是愛心，寬容，忍耐，體恤。

這種牧羊的生活繼續了多少日子呢？四十年啊！這是多麼長久的時候！一萬四千多日！每日領着羊出去，領着羊回來，羊走失了，就跑許多的路去尋找，羊落在坑中，就把牠們拉上來，羊受了傷，就為牠們纏裹，羊被狼叨去，就將牠們奪回。有時有幾個頑梗不馴的羊，諸般的搗亂，還有時大多數的羊竟盲目的隨從那幾個搗亂份子，也有時他的好意竟受

了牠們的誤會。平安無事的時候，摩西因爲有這許多的羊作他的朋友，生活卻也得到一些安慰。但一發生以上所說的這些情形，摩西所受的那種痛苦就一言難盡了。尤其使他難過的就是他所愛護的那些羊，隨從幾個桀傲不馴的劣羊起來與他爲難，或是他的善意竟受了牠們的誤會。起初他遇見這些情形，真是不能忍受，但後來他漸漸在無可奈何之中還是學會了寬容牠們，忍耐牠們。四十年曠野牧羊的生活竟將摩西造就成爲一個與從前完全不同的人。這就是那個打死人埋在沙土裏的摩西成爲一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衆人一的摩西的經過。

人的常情都是怕艱難，怕苦楚，逃避勞苦卑賤的事工。屬神的人因爲還有肉體，當然也不能在例外。但神要造就他所要使用的人，卻正是藉着這些人所畏懼人所逃避的事。最寶貴的功課總是最難學的。最高尚的德行總是從最拂逆的境遇最艱苦的事工裏鍛鍊出來的。受過摩西所受的苦難，作過摩西所作的事工的人，纔能像摩西那樣極其謙和，像摩西那樣極其謙和的人，纔能像摩西那樣有用。逃避摩西所受的苦難，厭棄摩西所作那些卑微勞苦的事工的人，總不會像摩西那樣謙和，那樣被神所使用。

真的，一個人若不經過艱難困苦，許多極寶貴極重要的功課總沒有機會學習，就是學習也學不好。就如勤勞、忍耐、謙卑、柔和、信靠神、體恤人，還有其他這一類的功課。這些功課都是神的工人決不可不學習的。不學會這些功課就沒有資格作工，不學會這些功課就不知道怎樣幫助人。不學會這些功課就不肯謙卑仰望神。因此神要用一個人爲他作重要寶貴的工作以前，常是先將他放在他所極不喜悅的境遇中，要熬煉他，如同金匠熬煉金子，琢磨他，如同玉工琢磨玉石一樣。一個人從這種艱苦的境遇中經過固然是極不容易的，但經過以後所得的益處卻是貴重得無可比擬。

願意在神手中有用爲神作工的聖徒們，當神把你從公主的府第中領到米甸的曠野，吩咐你牧放羣羊的時候，請你不但不逃避，不要發怨言，而且應當歡歡喜喜的忍受神要你忍受的苦難，作成神叫你作成的事工，學習神要你學習的功課。

一九三六，八，一二，湘和輪船上。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各樣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林後一章三四節。

浮淺的熱誠

G. H. Knight 原著

「你願意爲我捨命麼？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約十三章卅八節。

「現在你們信麼？看哪，時候將到，且是已經到了，你們要分散，各歸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獨自一人。」——約十六章卅一、卅二節。

在主的這些問題中門徒那種不忠誠的心是何等的完全被顯露出來！他們所說的話都是出於誠心；但他認識他們比他們認識他們自己更清楚。他看見在他們那種熱烈真誠的愛心表示下面藏着一種他們從未想到的軟弱，並且他深知道在受試煉的時候他們那種屬於想像的力量不過同一根折斷的蘆葦一般。這些門徒所遭的這慘痛的失敗現今仍然對一切的門徒高聲說道：「頂盔貫甲的休要向摘盔卸甲的誇口。」我若更留意思想這件事，一定多得助益。

主耶穌最少有四次警教彼得使他知道他自己的軟弱，又使他知道他的軟弱要使他犯的罪，然而他卻是完全不曉得他的軟弱，這樣狂傲的依恃他的力量，以致他的傾跌在他意料之外忽然來到，好像主從來未曾警教他一般。在四卷福音書中再沒有別的記

載比這一段記載更能使人謙卑，因為這段記載告訴我們，彼得的驕傲怎樣引他走到三次不認他所愛的主的罪中。或有人想基督對未來的事既然那樣精密的豫先知道，說出一今夜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的話，這件事必定警醒了彼得自恃的迷夢。但沒有別的事物比自欺更難死滅；因此當一方面有危險一方面有他的畏怯，這兩樣事物連合起來摧毀他的剛強的時候，那最剛強的便成爲最軟弱的了。如果聽憑一個人自己走去，他真不知道他會離棄真理離棄神到怎樣可怕的地步。彼得就是在這條可怕的路上走了很遠；若不是因着神的恩惠和他那位大有忍耐的主爲他禱告，他一定會走得更遠。直到他走到像猶大那樣完全背道的地步。

許多堡壘被敵人攻克，不是從最不堅固的一方面攻下的，正是從最堅固的一方面攻下的，因爲人想那一方面決不會被攻破，所以不必配置重兵防禦敵人的侵襲。傳說在夏季海濱游泳的時候被淹死的人最多數是最長於泅水的；因爲他們自信能在水中支持得很久，所以泅得離岸極遠，在他們未曾想到的時候，忽然他們患抽筋症，便淹死在海中。真可怕呀！我多次看見這種自恃就是最足以制我死命的仇敵，在我應當存着畏懼的

心向後退避的地方我卻大膽前進。我存着幻想以爲我自己比那勝過了我的試探更佔優勢。我所以跌倒就是因爲我那樣無知，以爲我必定站立得住。我注視別人所有的罪，自己慶幸以爲至少在那方面我總不怕爲試探所戰勝，只有藉着痛苦失敗的經驗使我纔徹底承認「常存畏懼的便爲有福」這個真理。因爲撒但只要能敗壞我，他並不計較用甚麼方法成就這事，或者明然誘惑我去作一個溺於酒色的浪子，或者暗中諂媚我使我自以爲我是一個穩固不會搖動的聖徒。

我們若仔細思想這一件奇異的事實，便可以得着許多的教訓，就是差不多所有的虔誠人遭遇失敗都是在他們平日最有長處的地方。亞伯蘭憑着信心生活是最有名的。「有信心的亞伯蘭」——因爲缺乏信心便兩次說謊遭遇了失敗。摩西是世上最謙和的人，卻是因爲說了一句暴怒的話受罰不得進入迦南。所羅門是世人中最明智的，卻因跪拜偶像的愚昧行爲犯了大罪。巴拿巴是可愛的勸慰子，卻同保羅起過一次爭端以致彼此分離。彼得是最勇敢的門徒，卻這樣膽怯不敢認他的主。熱病的細菌怎樣在各樣人所未想不到的地方潛伏着，只等候適宜的機會便發展成爲蔓延極廣的傳染病，照樣罪惡

的細菌也是潛伏在每一個人的心中，試誘一來，只要有適宜的機會，便會成爲明顯的罪；所以一個基督徒在一個時候是完全的，並不能保證下一個時候仍是如此。一想到這些門徒這樣不認識他們自己，又想到主對他們本來的弱點這樣明瞭，我們曉得從怎樣高的地步墜落到怎樣深都是可能的；我又聽見那有益的警告對我說：「不可自高，反要懼怕。」若是我必須在聖經中所記載的每一段事蹟以前加上一個新的標題，很少的不需要寫上這句話說：「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主所說的豫言在這一切門徒的事蹟上都證實了，特別是在彼得的身上；我發現他的失敗有兩個原因是與我極有關係的。第一我看見彼得在他對他的主作錯了事以前，先對自己作錯了事。在他說虛偽的話以前先作了虛偽的事。他在大祭司的院子裏將自己放在一個錯誤的地位上，他爲逃避人的查究，竭力表示他不在那一羣被拿的人中。他起初以與他的主有關係爲可恥的事，以後，要有一個更大的失敗不只是很容易的，並且是不可避免的。詩篇第一篇中所敘述的那一種墮落的步驟都在他的身上演述出來。起初是「隨從惡人的計謀」，不久他就「站在罪人的道路中」，好像他就是他們中間的

一個人似的，最後他便「坐在褻慢人的座位上」，因為他發咒起誓說，「我不認得這個人。」用一種驕傲的步履踏入試誘之中，他便發現任着他自己走去，他便跌倒，不論是誰都不免如此。

第二，他未曾想到要遇見真要臨到的那一種試誘。當他很勇敢的說，「我願意為你捨命。」那句話的時候，他在想到一場刀劍的戰鬪；他覺得他能作這事。他在客西馬尼園中實在拔出了他的刀，假使他的主不吩咐他「收刀入鞘。」他一定會苦戰到底。如果基 督的國是藉着兵力得着的，彼得一定很容易作一個先鋒。但他從未料到這種試誘是這樣平庸，這樣無足輕重，他就在這種試誘之下跌倒了他。甚至從來未曾想到像這樣的一件事，一點沒有甚麼勇武足稱的地方。事實常是這樣，我常常好像一個兵，很忙碌的應付在他面前的仇敵，忽然醒悟過來曉得仇敵乃是在後面。我設想危險只在一定的時期有一 定的方式臨到我，我就根據這種理論豫防失敗，但當危險不是在這種時期，也不是照這樣的方式來到的時候，我那未曾加以防衛的信心便退後了。我需要思想這位門徒自己的勸告，「務要謹守，儆醒。」

現今我又當思想，若是彼得的跌倒警教了我，彼得的復興就安慰了我。他是一個心中真實作主的門徒的人；那位好牧人總不使他的任何一隻羊失落。這個懊悔的門徒所流的苦痛的眼淚和他的主重新將他因過失所放棄的地位交還他都證明了這事。然而我不當思想像這樣的一種跌倒既能得着復原和赦免便沒有甚麼大的關係。一個真實的基督徒暫時的跌倒常敗壞許多人，是他的悔改不能挽救的。從他所撒的一粒罪惡的種子裏要有罪惡生長出來，是他不能禁阻的；最使那經過跌倒又興起的信徒感覺苦痛的，就是他想到因着他的退後和跌倒使別人受了損害，這些損害是他懊悔的眼淚和祈禱不能消除的。雖然以後從彼得的口中說出一種重要的真理，告訴我說，我一因信蒙神能力保守必能得着所豫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但是還有一種更深的真理，就是說，我的信心的本身需要一位保守者，不然牠連一日間的試誘也不能抗拒。一個基督徒並不是必須跌倒的。如果我只容神的聖靈完全充滿我，我的人生可以成爲一直得勝的人生。若是我容基督的恩惠在我裏面自由運行，我就不能犯罪。我總不會走錯一步。但正是在那裏我信心的弱點就顯露出來了。要使我心中的每條河道都能容那種恩惠自由運

行真是一件很難的事——在這裏遭了失敗，一切別樣的失敗便都開始了。

因此無論甚麼時候我受試探想要誇耀我自己說，在某幾種試誘上我決不會失敗。我就當記念彼得的驕傲。甚麼時候我想我用不着做醒祈禱，我就當想到彼得的跌倒。如果我因為地上任何事物的緣故受試探想不認基督，我就當追憶彼得的眼淚。

一九三六，七，一四，譯於官山。

我們需要用忍耐對待我們自己和別人；對待那些在我們下面的，和在我們上面的，並與我們同等的；對待那些愛我們的和不愛我們的；在最大的事上和最小的事上；應付忽然發生的困難和每日的重擔；因着氣候或傷心的事所遭遇的失望；身體的疲勞或心靈的疲勞，在我們自己事工上的失敗，或別人對我們有甚麼過失；每日的缺乏，身體的病痛，耄年的衰殘；灰心，損失，恥辱，在這一切的事上，從孩提時代的微小的禍患到為主受逼迫。忍耐是神的恩惠，藉此我們因為神的愛忍受一切的

苦難（譯）

信望愛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林前十三章十三節。

在這一節經文中保羅告訴我們三樣極重要的事物——信，望，愛；這三樣事物是每一個基督徒不可或缺的。他又告訴我們，這三樣事物當中最大的是愛；是我們都承認這個真理。我們都承認愛是最偉大的東西。但是有一件令我們懷疑的事；就是他提到這三樣事物的時候，不但未曾將這最大的放在最前面，反倒將牠放在最後面。按我們想他應當說，「如今常存的有愛，有信，有望。」或是說，「如今常存的有愛，有望，有信。」這樣纔算合理。但他現在既不將愛放在第一，也不將愛放在第二，卻將愛放在最末後，最大的放在最末後，這真是我們俗語所說「本末倒置」了。這位大使徒怎麼會竟糊塗到這種地步？感動保羅寫成這些書信的聖靈，怎麼竟未曾改正保羅的錯誤，卻容他這樣寫了這一段次序顛倒的話呢？

錯誤了麼？一點沒有錯誤。保羅未曾寫錯。聖靈更不會容保羅寫錯。這三樣事物的次序就是應當這樣排列，一點不能更換：第一是信，第二是望，第三是愛。不錯，在這三樣事

物中愛是最大的；但在這三樣事物中，愛卻是最末後的。容我們設一個最淺近的比喻來解明這個真理。

一所房子可以分作三部分：房基、房身、和房頂。這三部分是缺一不可的。房子最高的部分是房頂，但我們建造房子的時候卻不是先造房頂。我們第一步是造房基，第二步是造房身，最後纔是造房頂。不錯，在一所房子中房頂是最高的部分，但若沒有房基和房身，就總不會有房頂。信望愛這三樣事物也是如此。信如同房基，望如同房身，愛如同房頂。在這三樣事物中是最大的，正像房頂在那三部分中是最高的。一樣，但如果先有信和望就總不會有愛，也正如同不先有房基和房身便總不會有房頂一樣。明白了這個真理，我們就曉得保羅先說「信」，第二說「望」，最後纔說「愛」，這個次序是十分合宜，任何人不能更改一點的了。

不信的人常說「基督教是愛的宗教」，「基督教的要道就是博愛」，「基督教的三大原則，就是自由、平等、博愛」，「佛言慈悲，耶說博愛」，這一類的話，這一點不足為奇。這些人不信神，不信耶穌，他們不懂得神的福音是甚麼，他們從一根竹管子裏看豹的形

狀，看見豹身上的一個黑斑，便欣欣然有喜色，告訴人說，豹的皮毛是黑色的。他們對於基督的真理也是如此。他們沒有看過全部的聖經，就是看過他們也不肯信。他們只看見聖經中的教訓說：「要愛你的鄰舍如同你自己。」和幾句這一類的教訓，便根據這幾句教訓說：「基督教是愛的宗教。」「基督教的要道就是博愛。」和這一類門外漢的話。

最令人痛心的就是許多基督徒（？）許多傳道士（？）也是這樣講。他們也說基督的福音就是一種愛的道理，教訓我們應當愛人如己，甚至連仇敵也應當愛。他們講愛，他們說愛，他們提倡愛，他們注重愛，然而實際上他們的生活卻是充分的表現一種自私自利毫無愛心的精神，與那些不信基督不這樣講愛的人幾乎一點沒有分別。這有甚麼稀奇呢？一個人教訓別人造房子，只造房頂就穀了，不用說他不能幫助別人造成一所房子，就是他自己也不會造出半間草棚來。因為造房子，就不是那樣造法，不講信心和盼望的傳道人，終日只高唱一些「愛人」的高調，實際上不用說不能幫助一個人去愛人，連他自己也不會愛人。因為一個人在真能愛人以前，必須先信神和神的話，因為他信神的話就生出盼望來，在這時神吩咐他愛人，他被神的愛所激勵，不用說作別樣愛人的工

作，就是爲別人捨命他都甘心樂意。

基督教不是愛的宗教，基督教是信的宗教。聖經中所講最重要最根本的道理不是愛，乃是信。愛不過是神給信的人的教訓罷了。罪人進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悅納，得神的拯救，不是因着愛。如果是這樣，永遠不會有一個人能進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悅納，得神的拯救。因爲沒有一個人有完全的愛心，能使神滿意，能使他自己得救。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如今叫他們藉着愛心見神，藉着愛心得救，那豈不是明知道他們絕對的作不到，還要難爲他們麼？如果神說：「人必須有愛心纔能得救。」那無異於他宣佈將他們都處死刑。神知道人沒有愛心，知道人不能藉着愛心進到他面前，得他的救恩，所以他另外豫備了一條道路，使人進到他面前，得他的恩惠。這方法是甚麼呢？容我們聽經上的話：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爲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來十一章六節。

聽見了麼？經上未曾說「人非有愛就不能得神的喜悅。」神知道我們都沒有愛。經上的話乃是說：「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基督教的要道是信呢，還是愛呢？我們

在這裏可以看清楚罷。容我們再聽經上的話：

「我不以福音爲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呢人。因爲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又歸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羅一章十六、十七節。

聽見了麼？「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神的義是一本於信，又歸於信；「義人必因信得生。」神不是要救一切愛人的人，若是這樣，沒有一個人能得他的拯救。他乃是要救一切信的人，義人不是因愛得生，若是這樣，沒有一個人能得生，況且如果不是因着信稱義，世上根本就沒有一個義人。如果我們將這兩節中的信字都改作愛字，我們就會看見這福音不再是福音，正是一個禍音了。容我們再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所說的話：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約三章十四、十五節。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因爲

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約三章十六至十八節。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不得見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約三章三十六節。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的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約五章二十四節。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約六章四十七節。

看清楚了麼？犯了罪必要死亡的人類，惟獨藉着信——信神的話，信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方能得救，方能出死入生，方能有永遠的生命。這是福音，這是關乎萬民的大喜的信息。罪人不是因着愛被稱義，必死的人不是因着愛得永生。如果是這樣，世界上永遠不會有一個人能被稱義，能得永生。罪人是因着信被稱義，必死的人是因着信得永生。基督教的要道是信呢？還是愛呢？

一個人信了神的話，自然他就有了盼望——極大極美的盼望。因為神的話告訴他說，

他因着信有了永生；又告訴他說爲他死了又活了而且升到天上的主耶穌基督必要從天上回來，接他到父的家中。（約十四章一至三節）那時候，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還活在世上的聖徒必和復活的聖徒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他們就要永遠與主同在。（帖前四章十六、十七節）當這些聖徒被接的時候，那接他們的，主要按着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他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腓三章二十一節）這樣，他們那必朽壞的身體就要變成不朽壞的，那必死的身體就要變成不死的。（林前十五章五十至五十五節）羞辱的身體要變成榮耀的，軟弱的身體要變成強壯的，屬肉的身體要變成屬靈的。（林前十五章四十三、四十四節）他們不但要永遠與主同在，若是他們現在忠心事奉主，他們那時在享受快樂以外，還要從主領受許多事管理。（太二十五章二十一、二十三節）就是與主一同施行審判，審判世界和天使。（林前六章二三節）得着權柄制伏列國，而且用鐵杖轄管他們。（啟二章二十六、二十七節）又要承受新天新地爲業。（啟二十一章七節）並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二十二章五節）

一個沉溺在罪惡中絕了指望只有等候死亡的人因信神的話得了這樣美好奇妙偉大的應許，他將要怎樣感激涕零，願意報答神的恩典。在這時神吩咐他去學習愛的功課，自然他要甘心樂意歡歡喜喜的去學了。一個真實信神有了盼望的聖徒學習愛的功課不但是甘心樂意的，而且他在因信被神所生的時候得了神的生命，這個生命與他本來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他本來的生命是敗壞的，邪惡的，自私自利的。（世上的每一個人都是如此）但在他被神所生的時候由神得來的新生命乃是良善的，聖潔的，有愛心的。正如經上的話說，「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約一四章七、八節。一個人必須得着這種從神而來的愛的生命，纔能真實有愛心，纔能學習愛的功課，纔能照着基督所講愛的教訓去行。許多講道的人只教訓人照着基督的教訓去行，卻不領人先得着基督的生命，這是一件極愚妄的事。一個人沒有基督的生命，他絕不能照着基督的教訓去行，其實豈但不能照着去行呢？他簡直根本就不能明白基督的教訓。一個沒有基督的生命的人在衆人面前也許可以大講特講怎樣愛人如己，怎樣爲人犧牲，及至他一回到家中，便會向着他家裏的人

說：「愛人麼？世上根本就沒有這種傻瓜，這種笨漢。人都是求自己的利益。我去愛人，誰來愛我呢？」你若不信我的話，不妨自己去詳細視察一下這種人的日常生活，便可以曉得我說的不錯。如果你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那樣你更容易明白這種情形了。

神所定的次序永遠不會錯的：一個人必須先有信心，以後纔能有盼望；有了盼望，然後纔能有愛心。因此我們不教訓沒有信主的人怎樣愛人，只教訓他們怎樣信主。及至他們信了主，有了盼望的時候，再對他們講愛神愛人的道理。我們實在應當多講「愛」，多注重「愛」。但我們卻不可忽略在「愛」前面的兩件重要的事物——「信」與「望」。可嘆！在今日的教會中，愛的教訓被人高唱入雲，信和望兩樣極重要的事卻被大多數的人所忽略，甚至於丟棄！教會的景況這樣可憐，假冒爲善大言欺人的份子充滿了各地的教會，又有甚麼希奇的呢！

願神開我們的眼睛，使我們在神的聖道上，接着神所定的次序，信，接着神所定的次序，行，接着神所定的次序，傳，接着神所定的次序，引領人。我們和我們的工作就必定蒙神賜福了。

一九三六，八，一八，牯嶺，病中。

臨近卻不認識

G. H. Knight 原著

「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麼？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麼？」——約十四章九十節。

好令人悲痛的幾個問題！在這幾個問題中露出怎樣憂愁失望的聲調來！這幾年的長時期與他們所有的最親密的往來並他所講的一切教訓和他所行的一切奇事所成就的竟是這樣稀少！主看見腓力仍是那樣不明瞭屬靈的事，看見他和其餘的人仍是那樣盲目看不見他的真榮耀，父就是在他裏面與他們同行，又在他裏面用人的聲音說話。耶穌說：「你們已經看見了父；他們只是滿面帶着驚異問他說：『在甚麼地方？』」——在甚麼時候？」——怎樣看見的？」感覺驚異的腓力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他願意看見一些令人喜悅的異象，可以幫助他明瞭「到父那裏去」是甚麼意思。如果他只能向帳幕內看一眼，他一切的疑惑都可以消除了。雖然他略微明白這樣的一件事，然而他屬靈的程度卻不比那些求神蹟然後肯信的法利賽人更高。這位不屬靈的門徒仍然是憑着眼見行事，卻不憑着信心，因此他不能看見他久已渴慕的真理。耶穌對他說：

「父在你們眼前已經有三年之久了。當你們聽見我的話的時候你們就是聽見了父的聲音；當你們看見我的工作時候，你們就是看見了父的能手。你們已經在我裏面看見了關於父的一切事。我與父原爲一。我在父裏面，因爲我不在父以外自己去說甚麼話，作甚麼事，存甚麼心意；父也在我裏面，因爲他怎樣我也怎樣。」

毫無問題的這是一個極大的奧祕。一切奧祕中最深的奧祕；這種奧祕是任何人不能測度的。主也不要我測度牠。他只叫我因他的權柄而信這個奧祕。他乃是絕對的真理。就是基督也未會想叫我清楚明白這個奧祕。他藉着他的工作證明這事；但是最後我接受這個奧祕還是一種信靠的行爲。腓力的錯處並不是他不能解釋這個奧祕，乃是他未曾看見那裏有需要解釋的奧祕。主耶穌對於他不過比一位屬世的明智師尊屬地的親愛朋友略好一點罷了。他未曾明瞭有一位神而人這件事。他知道一位父，也知道一位子，但他從未有一刻之久想到他們乃是合一的。有許多事證明他的見解是不错的。耶穌屢次論到他自己說：「從父那裏來。」「往父那裏去。」「他自己在世上站在他們一旁教訓他們向上舉目說：『我們在天上的父。』」他們曾看見他自己舉目向天，禱告他在天上的

父因爲這個真理的那一方面，是這樣明顯，他們便很難看見這個真理的這一方面，或說他們在他自稱爲「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的時候，很難明瞭他的意思。

這個深奧的真理是我所不明白的——就是這位人子可以對父說「你」，父也可以對子說「你」，然而子可以說「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我與父就是這樣爲一；看見我的就是看見了父」——這個真理太高妙；我不能領會。

然而若是我想到耶穌在世上的人生，只是那位不能看見並且無所不在的神，穿上一個看得見的形狀，這個形狀只是包入一個總是存在那裏的實體，但是在一個短時期中，使他成爲可看見的，我的疑慮無論如何總會消失；因爲聖經中不是說神和基督，乃是說「神在基督裏」，我只在他裏面真認識神。大約我永不會用別的方法認識神；也許我永遠要看見的神就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但在理論站立不住的地方，單純的信心卻能站立得住；我所信的就是看見基督，我便看見父；有基督，我便也有父。「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一——這個真理，自以爲明智的人要在其上跌倒到底，但心思單純的人卻總未曾在其上跌倒，而且永遠不會這樣。這個「天國的奧秘」正像其他的奧秘一樣，一向聽

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

所以無論甚麼時候我聽我的主對我說話，我要屈膝而聽，我要敬拜那對我述說他奇妙榮耀的主，並且我也要思想這個真理中所給我的安慰；因為耶穌的人生既是神所有屬人的人生，至高者在他的兒子裏臨到我是何等的切近呢！至高者在他兒子的言語行爲中將他的心顯明給我是何等的完全呢！如果我不曉得我的主是神，我便得不着因他的生死，作王和再來所得的安慰；我也要失去我在世上生活遇見懼怕、疑惑和失望的時候扶助我的那一件事。這並不是一種枯乾的教義，也不是或接受或不接受都與我的盼望毫無損害的事物。如果我的救主不是永在的神，我便連一日都不能安全喜樂。我承認這是一個奧祕，但我能完全測度的神便對我不成爲神了；一種沒有奧祕的信仰並不能使我滿足或是使我得安息。無論如何，我在這裏可以得着安息；因爲這種父與子奧祕的連合使我對他們二位可以完全信靠，我不當常問基督所說的話果真是否父的聲音，或是問基督的應許會不會蒙神的成全；因爲我的確信靠這件事：「我與父原爲一」這様我便將我的錨牢固投在幔中。

然而我是怎樣遲鈍不容易了解這個真理對我有怎樣的關係！我的主很可以對我說他對腓力所說的話，「我與你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麼？」我真是從來未曾照我所應當作的那樣認識他，不然我決不會以為神常是好像對我冷酷無情；不然我決不會以為神只是坐在高天崇高的寶座上，卻不是離我很近，並且很關心我的事，而且在我有急需的時候來幫助我。

我沒有照我應當作的那樣認識他，不然我決不照我常作的那樣誤會他。在我已往的經驗中他一直是以慈愛和憐憫待我，為甚麼我不能仍舊信靠他呢？在我因受重大的打擊因而發起疑惑的時候，他來對我說，「你已往還不曾認識我麼？為甚麼今日不再信我呢？」認識他實在是認識一個總不改變總不止息的愛。在新發生的事變中疑惑這個大愛，正是證明我在往日總未曾認識他。

我未曾照我應當作的那樣認識他，不然我必不至像我現今這樣戀愛世界，他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指示我，我生活中主要的目標是甚麼，不是要為大，不是要討人的歡迎，不是要致富，乃是要「遵行我在天上的父的旨意。」我稱我自己為基督徒；我承認行事

像他行事一樣，又說我以他的心爲心；然而我這種求自己的喜悅愛戀世界的的生活卻是怎樣完全與他的生活不同！當我竭力要得獲世界所能給我的好處，或是爲前途煩擾，計算我自己的方法能否應付擺在前面的那些想像中的不幸的事的時候，我是真認識我的主麼？我當更多思想我的那位不屬世界的主，他只倚靠父的看顧並且爲父的榮耀而生活。我常看他怎樣俯首看我，聲調中帶着屬天的憫惻對我說：「你這多慮多疑可憐的人哪，你仍然不認識我麼？」

我未曾照我應當作的那樣認識他，不然我必不會照我屢次作的那樣疑惑他不肯赦免我新犯的罪。罪每日使我憂苦慚愧；有時好像他不能再這樣下去，一日又一日的赦免我，他一定要厭惡我丟棄我似的。若是我想他要這樣作，就是因爲我不認識他。教訓門徒怎樣饒恕人的那一位自己也這樣作，「不是七次，乃是七十個七次。」我也久已渴望脫離罪的權勢，我奮鬪，決志，而且祈禱，但這一切都歸無效。已往的失敗不斷的再演，直到得勝的希望都歸消滅。在這種情形中我也當聽我那滿有慈憐的主說：「你仍不認識我是能救你到極處，並且不但只能赦免你，還能使你完全得勝麼？」

我未曾照我所當作的認識他，不然我必不會疑惑他要「救我脫離諸般的兇惡，也必救我進他的天國。」巴不得我今後多知道這位全能的基督能爲我作的這一切的事！

一九三六，一〇，二二，譯於北平。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裏。」

路六章卅八節。這個應許包含了兩方面——物質方面與屬靈方面。樂意用財物濟助別人的信徒，非但永不至遭遇凍餒，而且常常有餘。同時殷勤用神的言語引領人，勸勉人，安慰人，提醒人的信徒，自己的信心，熱誠，愛心，智慧，也必定日見增加。所以無論物質方面的好處，或是靈界方面的好處，總不要怕分給別人，自己得的時候怎樣願意越多越好，分給別人的時候也當照樣越多越好。

今日教會中一件極得罪神的事

今日教會中有一件極得罪神的事，就是許多教會的領袖率領着大羣的信徒，效法不信的人的惡行，去敬拜死人，向着死人的遺骸或遺像行最敬禮。不信的人作這件事一點不足爲奇，基督徒作這件事便是大大惹神的震怒了。

我們不是在許多地方都看見這樣的事麼？一個人家裏有人去世，辦理喪事的時候，親友來到，一個一個的走到死人的棺材前面去行三鞠躬禮，基督徒這樣作，長老牧師也這樣作，很少有人以這事爲不對，出來指正的人更遇不見了。偶然有兩三個基督徒不這樣作，還要受衆人的指責批評，說他信道信得太死，說他不近人情。如果他說他是基督徒，所以不能敬拜死人，別人就要批評他說，豈止他是基督徒呢？別的信基督的人怎麼都向死人致敬呢？連長老牧師都這樣作，難道他們還作錯了麼？難道長老牧師們所知道的還不如這個小教友麼？不信的人這樣說，基督徒也這樣說，以得罪神行惡事爲正道，看謹守神的命令拒絕不肯作惡爲希奇，爲錯誤。真是一稱惡爲善，稱善爲惡，以暗爲光，以光爲暗，以苦爲甜，以甜爲苦了。

還有開甚麼追悼會的時候，也是這樣。會場中正面高高懸掛起死者的放大像片，像片前放着一張案子，案子上放着香花清供，到會的人都向着遺像行三鞠躬禮，還有人向着遺像讀祭文，獻花，上祭，許多基督徒也從始至終參與這樣的會集和典禮。偶然有一兩個基督徒這樣作還不足爲奇，最奇的就是許多基督徒這樣去作。普通的信徒這樣作並不足奇，最奇的就是教會的領袖也這樣作。

敬拜死人的習俗明明是從拜假神的人起始的。他們以爲人死之後可以成神或變鬼，可以享受活人的敬拜和祭物，因此他們纔在死人的遺骸前面行禮，並且擺列一些可喫的物品，供死人的享用。及至將死人埋葬以後，他們以爲死人的靈仍可以來到家中，所以他們又製造木牌，上面寫着某某人之靈位，就在這牌位前面敬拜祭祀。每逢特別的節日還到墳上去敬拜祭祀一番。到了近年因爲照像放像非常容易而且價值不昂，並且放一張放大的像片在那裏，更切合一般人崇拜偶像的心理和習俗，於是經濟略爲寬裕的人在辦喪事的時候總要放一張像片在棺柩前，親友們來弔唁的時候都到棺柩和遺像前去行敬禮。開追悼會的時候也高高的將死人的遺像掛起，與會的衆人一同向着遺像

鞠躬致祭。無論有些人怎樣爲自己辯護說，他們向死人的棺柩或遺像行禮並不是以死人爲神敬拜他們，不過是表示敬意，但事實證明他們就是以爲死人的靈在那裏，可以受他們的敬禮，可以享他們的祭祀。如果不是這樣，祭文讀給誰聽呢？「嗚呼！哀哉！尙饗！」是請誰來饗呢？「獻花」又是獻給誰呢？就單說向死人的棺柩或遺像行禮這一件事罷，如果以爲死人的靈是在那裏可以接受人的敬拜，這便是完全錯誤違背真道的妄行。如果以爲死人的靈不在那裏，不能接受人的敬拜，向死人的遺體或遺像行禮不過是致敬，這便是愚蠢可笑毫無意義的舉動。我們向一個人行敬禮表示敬意，是因爲他能接受我們的敬意，不然我們便不行敬禮了。比方說我見着一位尊長，向他鞠躬致敬，總是在他面前使他看見，我決不在他背後或當他看不見的時候向他行禮。如果我在他背後向他行禮，看見的人一定要說我患神經病了。再比方說我看見我的尊長的衣服，便向他鞠躬致敬，別人更要說我是發瘋了。那麼如果一個人不信死人的靈可以受人的敬拜，卻向着死人的遺體或遺像行敬禮，不也是這樣毫無意義愚蠢可笑麼？

我再問那些敬拜死人卻硬着嘴說不過是表示敬意和記念的人，你們既說向着死

人的遺像行敬禮不過是表示敬意，那麼那個人未死以前你們怎麼不掛起他的像片來對着牠鞠躬呢？你們必要說那個人還在我們中間，我們常看見他，所以不用掛起他的像片來記念他。那樣你們對於那些不常與你們在一處的你們所敬愛的人怎麼不掛起他的像片來對着牠鞠躬致敬呢？比方說你們離開父母在遠方讀書或作事，這樣你們不常見父母了，怎麼你們不將父母的像片掛起每日一次或每週一次對着父母的像片鞠躬呢？在父母以外你們還有許多敬愛的人是你們不常見的，你們怎麼不掛起他們的像片來，向他們致敬記念他們呢？難道必須一個人死後纔可以受人的敬禮和記念麼？你們所敬愛的人還活着的時候你們都不肯向他們致敬記念他們，在他們死去以後卻說向他們致敬記念，你們這話怎麼講得通呢？

總起來說，無論人怎樣遮掩，怎樣巧辯，向死人的棺柩或遺像行敬禮是崇拜假神的人因敬拜死人而留傳下來的惡俗，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無法否認的。我承認這樣作的信徒當中有些並不是有意敬拜死人，也許有些信徒一點未曾思想這樣作究竟是甚麼意思，也未嘗考慮一下這樣作是否合理，不過看見別人這樣作便也隨從作就是了。這

種信徒自然比那些明知道是不合理仍然去作的人好一點，雖然如此，一個人去作不合理的，事無論他有心無心，那件事總是不合理的，也正是因為有許多這樣的信徒，所以我需要詳細說明這件事是怎樣不合真理，幫助這些信徒明白，免得他們因無知而犯罪。

或有人說，向死人的遺體和遺像行禮致敬是不合理的事，我們已經明白了，我們如果絕對不這樣作，遇見親友家中辦喪事，前往慰唁的時候，別人都向着死人的棺柩和遺像鞠躬，惟獨我們極少數的人不這樣作，豈不要受人的誤會，以為我們是有意輕藐死人和死人的家屬，或是嗤笑我們不懂禮節麼？一點不錯，我們在這件事上若是真要遵行神的旨意，不隨從世上的惡風陋俗，一定會感受困難，遭遇不信的人的誤會反對和攻擊。但這就是我們跟隨耶穌必須背的十字架，豈但這一件事呢？真實敬畏神跟隨耶穌的人，在這魔鬼掌權的罪惡世界中行走，處處都要遇見荆棘蒺藜，我們越要順服神，我們在上遭遇的苦難也越多，但是這不足以使我們灰心餒志，因為神不但要因我們的順服看顧我們，保守我們，並且他還要因此賜給我們更多的恩惠和天上的賞賜，我們若為不肯敬拜死人受不信的人誤會和攻擊，便是為義受逼迫，「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

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的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也是這樣受人逼迫。

——太五章十至十二節。

我們不敬拜死人也不見得一定因此受人的誤會和攻擊。若是信主的人都侃侃向人說明不敬拜死人的原因，也未嘗不能得許多人的諒解。況且稍有知識的人也不至不尊重別人的信仰自由。要緊的是我們放膽承認我們的信仰，使人知道我們所信的是甚麼。我們有甚麼堅決的主張，萬不可膽怯畏葸，既不願得罪神去敬拜死人，又不敢向人宣佈我們不肯敬拜死人的原因。如果這樣作，當然要惹起人的誤會，以為我們是失禮，是輕藐人了。

總起來說，我們不敬拜死人，別人若問我們為甚麼不與別人一樣，我們要放膽宣佈我們的信仰，最好在平日就使親友們知道我們為信仰的緣故不向死人的遺體或遺像行禮，這可以使我們在遇見這種事情的時候減少許多困難。如果我們這樣作了，仍不能得人的諒解，也只好就由他們去罷。反正我們準備為神的道受苦就是了，還有甚麼可顧

慮的呢？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我也需要在這裏提到，就是聖徒家中如果有人去世，辦理喪事的時候，應當竭力提倡廢除敬拜死人的習俗。最好是在進門的地方張貼大字的佈告說，「人去世後遺體沒有知覺，請來賓親友勿向棺柩及遺像行敬禮，以免違背真道，有干神怒。」或這一類的話。如果有不信的親友一定要去行禮，自然我們不能用實力干涉他們。不過家中的人不可跪在棺柩的兩旁，免得與他們的罪有分。因為「跪靈」這一件事也是與敬拜死人相連的。

此外還有不信的人所說，「靈棚，」靈車，「停靈，」起靈，」等等的名詞，也是信主的人不當用的。因為不信的人以為死人的靈仍與遺骸在一處，但我們確實的知道放在棺材裏的不過是一具毫無知覺的遺骸罷了。靈既不在那裏，又怎可這樣說呢？有許多地方最好用柩字代替靈字，雖然這些小小的名詞好像沒有甚麼大的關係，但仔細思想起來，這些名詞不但不合真理，而且還暗示給一些人錯誤的觀念，不可以因為牠們微小便不留意啊！

前幾十年我國的基督徒都知道信主的人不可跪拜死人和死人的牌位。有些愛主的人也曾爲這事受過多少逼迫攻擊。自跪拜的禮節改爲三鞠躬以後，有些人以爲三鞠躬並不是跪拜，殊不知今日的三鞠躬就是極重的禮節，等於從前的跪拜。加上世界向基督徒大施攻擊，教會裏多少未曾真悔改信主的教友又竭力的向世界獻媚乞憐。因此這種敬拜死人的惡俗近幾年來反在教會中盛行起來。愛神的人目覩這種情形，應當怎樣爲我們所事奉忌邪的神大發熱心，根本革除這種背道的惡俗呢？

一九三六，一〇，二四，北平。

誰是明智的人？

從每一個人身上學習一些功課的

誰是有權柄的人？

能管理自己的性情的

誰是富足的人？

凡事知足的

(譯)

你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你正作甚麼事呢？

你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你正作甚麼事呢？

最多數的基督徒回答說，「我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我正在傳道。」

又有許多基督徒說，「我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我正在祈禱。」

還有不少基督徒說，「我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我正在讀聖經。」

有幾位基督徒說，「我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我正在調濟窮人。」

有幾位基督徒說，「我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我正在爲教會的事務奔走。」

又有幾位基督徒說，「我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我正在服事聖徒。」

另有一位基督徒說，「我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我正在歌詩讚美他。」

是，這都是很好的回答，如果這些回答真是心口如一，那樣回答這些話的人必都是很熱誠的信徒，但這些答案是不是沒有錯誤的，便需要測驗一下了。

最多的基督徒回答說，「我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我正在傳道。」好，那樣你就當每日傳道，每時傳道，你若是學生就當趕快退學，你若在甚麼地方作事就當趕快辭事，你若

經商就當趕快歇業，不然，假若一旦主來，你正在讀書，或作事，或經商，並不是正在傳道，你豈不是要大大失望麼？不但這樣，你也不可行路，不可睡覺，不可喫飯，不可讀書，不可談話，連祈禱讀經都不可，只要每時每刻傳道，因為你既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你傳道，你又知道主來像賊一樣，說不定甚麼時候就來，那麼假使你正在睡覺的時候，或喫飯的時候，或作別的事情的時候，主忽然來了，看見你不是正在傳道，你不是又要大大的失望麼？

又有許多基督徒說，「我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我正在祈禱。」好，那樣你就當每日祈禱，每時祈禱，放下你的職業，你的事工，你的家事，你的兒童，除去祈禱一件事以外，無論甚麼事都放下，就連飯也不可喫，覺也不可睡，每日從早到晚，從晚再到早，二十四小時的工夫都用在祈禱上，不然如果主來的時候你正在作別的事，不是正在祈禱，你必要大大失望了。

照這樣說去，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他們讀聖經的人，應當放下他們一切的職業事工，停止喫飯睡覺，並日常生活中一切必須作的大事小事，從元旦到除夕，從月初到月底，夜以繼日的讀聖經，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他們正在調濟窮人的信徒，也這樣夜以繼日

的調濟窮人，一點別的事不要作。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他們爲教會的事奔走的信徒也當這樣他事一概不作，而且不寢不食，日夜爲教會的事奔走。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他們服事聖徒的人也當這樣，一刻不停的服事聖徒。願意主來的時候正在歌詩讚美主的人也當這樣引吭高歌，日夜不休。

是，這種作法是極合理。主來的日子是我們所不知道的。我們如果願意他來的時候看見我們正作某件事，惟一的辦法就是每日每時作那一件事，這樣方能保得住在他來的時候一定能得他的喜悅。我們的心願也一定能彀達到。不過我們能否照這種作法作去，這卻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了。讀書的學生輟學是一件很容易作的事；作事的人辭事，經商的人停業，如果家中略有積蓄，也不是甚麼難事；不作日常生活中必須作的一切事，如果經濟寬裕也可以雇人代作；至於不睡覺不喫飯那可就絕對作不到了。就是夜裏按時睡眠，白日循序喫飯，一個人也不能繼續不斷的終年只作一件事。這可怎樣好呢？不這樣作，恐怕主忽然來到不能歡歡喜喜的見他，這樣作呢，又是絕對辦不到的事。這個難問題可怎樣解決呢？

其實那裏有難問題呢？因爲人的見解有錯誤，纔弄出這種無法解決的難題來。只要將這種錯誤的見解改正過來，這個難題就自然沒有了。可是人的見解有錯誤究竟錯在甚麼地方呢？這個錯誤在上文所說的那些答案裏就可以找出來。換一句話說，方纔所提的那些答案都是有錯誤的。

說到這裏，必有人問我說：「你說那些答案都是有錯誤的，那樣你要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呢？是現在我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願意主來的時候看見我正在存着愛主愛人的心作我在那時候應當作的本分。如果主來的時候正是我應當傳道的時候，我願意主看見我正在勇敢盡忠傳講他自己的福音。如果主來的時候正是我應當祈禱的時候，我願意主看見我正在安靜專誠與他晤對。如果主來的時候正是我應當讀經的時候，我願意主看見我正在凝心一志的查考他的言語。如果主來的時候正是我應當歌詩的時候，我願意主看見我正是存着感恩的意念口唱心和的讚美他。如果主來的時候正是我應當服事聖徒或調濟窮人的時候，我願意主看見我正是存着無偽的愛心用主對待我的態度服事聖徒調濟窮人。如果主來

的時候正是我應當買賣東西的時候，我願意主看見我正在存誠實的心用公平的態度與人交易。如果主來的時候正是我在公事房裏辦公的時候，我願意主看見我正在殷勤忠心爲雇用我的團體或機關作事。如果主來的時候正是我在醫院裏看護病人的時候，我願意主看見我正在用體恤我自己的父母子女的心腸和態度服事我所照顧的病人。如果主來的時候正是我在家中洗衣服的時候，我願意主看見我正在歡歡喜喜面帶笑容，洗放在盆裏的那些衣服，而且每件都洗得十分乾淨。如果主來的時候我正在街上走路，我願意主看見我正在規規矩矩的面向着前行走，眼睛不看那些冶容的少婦，也不注視賣獎券的廣告，和電影院的招貼。如果主正在我喫午飯的時候來，我願意主看見我正在端坐在餐桌的旁邊，細嚼爛嚥的進我的午餐，不是爲口腹的嗜慾而喫飯，乃是爲我身體的健全而喫，好使我健強有力去作他交付我的一切事工。如果主正在我睡覺的時候來，我願意他看見我不是因爲懶惰睡覺，乃是因爲勞苦作工以後需要恢復疲勞睡覺。如果主正在我藉着娛樂休息我的身心的時候來，我願意主看見我所享受的娛樂不是麻將牌和撲克牌，不是誨淫的小說和電影，不是飲酒與跳舞，乃是與我身心兩有裨益的事。

物。如果主正在我與家人或友朋談話的時候來，我願意主看見我與他們正在談他所喜歡聽見而且與人有益處的話。主來的時候正遇見我所禱讀經或講道固然是好，但他來的時候正遇見我作日常當作的本分也是一樣的好。

這樣還有難問題沒有呢？學生不用退學，商賈不用歇業，辦公事的人也不用辭事，更不必放棄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本分，尤其不用不喫飯不睡覺，主的旨意並不是叫我們將我們人生中的一切本分和工作都擱置不顧，每日專一祈禱，讀經，傳道，他乃是叫我們存着愛主愛人的心，隨時隨地盡我們當盡的本分，作我們當作的事工。不錯，使徒們曾說過「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爲事。」——徒六章四節。我們當知道他們是使徒，是奉差遣專一傳道的。因爲他們應當專心以祈禱傳道爲事，所以必須有執事管理飯食。使徒專以祈禱傳道爲事，執事們管理飯食，其餘的聖徒各人盡各人的本分，各人作各人的事工。古代的教會是這樣，今日的教會也當這樣。

許多基督徒有這種錯誤的觀念，他們以爲只有祈禱讀經聚會傳道是聖事，是屬靈的事，作這幾樣事是服事主，是主所喜悅的。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務都是俗而不潔的，都

是屬世界的。就是這種錯誤的觀念使許多基督徒對我們的問題發了上文所說的那些答案，也就是這種錯誤的觀念使許多基督徒將他們的宗教生活與他們自己日常的人生完全分了家。如果他們有一兩日未曾祈禱讀經，或是有幾次沒有去聚會，他們就自怨自艾，承認他們是冷淡退後，遠離了主。如果他們許久未曾向人傳道，他們便責備自己未曾爲主作工，未曾盡本分。同時他們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中有極多的虛偽，自私，懶惰，放蕩，爲人作事不忠心，看見別人有困難不扶助，與人共事看見利益就跑在前頭，遇見危害就躲在後面，佔便宜取巧，出風頭自炫，說話刻薄，待人冷酷，還有許許多多與聖道相背馳的事，他們卻不爲這些深深自責。另外一種情形，就是許多熱誠的信徒總是渴慕作傳道的事工，卻輕忽了自己日常應當盡的一切大小本分。還有許多信徒在祈禱讀經上非常殷勤，但在自己的職業上卻是怠惰不前，在家庭和社會中常是等候別人服事，卻不肯服事人。但神的旨意乃是要我們在他的聖道上越熱心，在我們自己的事工和本分上也越殷勤。他要我們越多愛他，同時也越多愛在我們旁邊的人。我們不只當看傳道是神的聖工，我們無論作甚麼事都當看爲神的聖工。我們屬靈的生活不只包括祈禱讀經，聚會，傳道，

也包括飲食起居待人接物作事買賣處家庭待朋友休息娛樂一個基督徒無論作甚麼事都當作是爲主作的，是事奉主。這樣我們不但無論作甚麼事都要殷勤忠心，而且我們在作這一切事工的時候常有新的興趣和新的喜樂了。

經上是怎麼說的呢？一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路十六章十節。不錯，在我們的生活中有些事真是瑣碎微小，但我們決不當輕看這些事，因爲主常是要在這些微小的事上試驗我們是否殷勤忠心，然後定規能否交託我們大事管理。

在美國的一座大城中一所商店有一次招考店友，有許多人報名赴考。到考試的日子，店中的經理親自坐在公事房裏，將赴考的青年人一個一個的叫進來問他們話。在未叫他們進來以前，經理故意放了幾樣東西在地板上，一樣東西在一進門的地方，一樣在公事房中間，又一樣在他的公事桌前。那些赴考的青年人進來的時候，有的躲着這幾樣東西走過去，有的用腳踏着這些東西前進，還有的踢一下子，有的大步邁過去，快到末了，有一個年歲輕的人走進來，一看見有東西在室內的路上，趕快俯身拾起，放在一個適宜

的地方。再走兩步，又看見一樣東西在地板上，已經被先進來的人踏壞，他也拾起來帶着惋惜的態度放在一旁。及至他到了經理的桌子前面，又俯身將第三件小的東西拾起來，很恭敬的放在桌上。那天考試的結果，有幾個人被取錄了，這位拾東西的青年人名列最前茅，而且他比別人更多得經理的重看和信任。

有一天經理與友人談話，他告訴他們說，他那天故意放那幾樣東西試驗那些赴考的人，可惜他們一個一個的都使他感到失望。惟獨這位最年輕的人，能不忽略小事，愛惜別人的東西，並且具有謙卑殷勤的美德，他的前途必不可限量。果然經理所看的不差。後來這位青年人在這所商店裏成了一個最有用的人才。後來老經理卸職，他就作了這所大商店的經理，而且成了一位有名的巨商。

閱者，我們的主也是這樣常常放許多微小的事務和微小的本分在我們面前。可惜我們滿心盼着作大事，將這些小事都輕輕放過，甚至鄙棄不顧，結果怎樣呢？我們的主看見我們在小事上不忠心，他便定規不交給我們大事管理，我們就這樣遭遇了失敗。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啊！

願主改正我們這種錯誤的觀念，使我們今後在大事和小事上都一樣的忠誠，使我們無論作甚麼事都存着豫備等候主來的心志，好使我們在主來的時候能聽見他對我們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一九三六，一〇，二八，北平

失敗的時候防備灰心，

成功的時候防備驕傲；

遭患難的時候防備發怨言，

境遇順利的時候防備放蕩。

談談歌詩班

許多禮拜堂在聚會的時候有歌詩班豫備特別唱詩，有的禮拜堂中的歌詩班是到了唱特別詩歌的時候臨時走上臺去唱，唱完後再走下臺來。還有些禮拜堂在臺上有專為歌詩班豫備的座位。歌詩班的人從開會直到閉會高坐在臺上，面向着禮拜堂中的會衆，還有些有樓的禮拜堂歌詩班坐在講臺上面的樓上，那是專為歌詩班豫備的一個最好的地方。歌詩班的人可以看見全堂的人，全堂的人也可以看見歌詩班的人。大多數會堂中的歌詩班都是每次聚會豫備了很悅耳的特別詩歌。歌詩班的人也多是精神充足衣服漂亮的青年。大多數的歌詩班是男女合唱的。有少數的禮拜堂中歌詩班的人都是女子，也有少數禮拜堂中歌詩班的人都是男子，這樣的地方多半是因為人才恐慌，不易羅致，不然總要男女合唱的。

這種歌詩班是為甚麼組成的呢？組織歌詩班和參加歌詩班的人必定異口同音的。回答說，「為讚美神。」但事實的真相是不是這樣？卻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了。我承認有的地方的歌詩班裏實在有虔誠的聖徒存着讚美神的心歌詩，不過這種人是少數中

的少數。大多數參加歌詩班的份子都是爲唱給人聽，博得人的讚譽，還有些人藉此出風頭，惹人注意他們；此外又有少數的敗類，竟藉着參加歌詩班的機會，可以結交異性的朋友，甚至坐在臺上飽餐異性的秀色，向不規則的異性人來眉去目。我說的並不是刻薄話，乃是我在許多地方目覩耳聞的事實。我知道我說這話必要引起這類人的反對和攻擊，不過他們可以反對我，他們卻不能否認這些事實。

有一件事最值得我們注意，就是歌詩班的份子大多數是不虔誠不真實信主的人。自然這不是說各地所有的歌詩班都是如此。也許有極少數的歌詩班是真誠愛主的人組成的。這是例外的事。我說的是一般普遍的情形。如果你不信我的話，你不妨自己去實際調查一下那些參加歌詩班的人的信仰與生活，便知道我說的話是不是真實的了。

不信神不敬畏神的人唱讚美詩能蒙神的悅納麼？教會的領袖弄了一班這樣的人在禮拜堂裏歌詩，是不是侮慢神褻瀆神的行爲呢？今日教會中的怪現象很多，不信神的人站在衆人面前唱讚美神的詩歌就是其中的一樣。

經上說，「惡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況他存惡意來獻呢？」——箴二十一章二十七節。

照這個原理說來，不信的人唱讚美詩已經是神所不喜悅的，何況他來唱詩的時候還存着其他不正當的意念呢？

不論一個歌詩班起初是怎樣好，參加的人是怎樣虔誠，早晚都不免演進到我們現在所看見的這種情形。比如說在某處有四位虔誠愛主的聖徒因為願意歌詩讚美神的緣故組織了一個歌詩班，起初只有他們四個人，份子是很純粹的了。但過了些日子，他們中間的一位忽然到遠處去作事，不能再在這個地方參加歌詩班，本來是四人四音合唱，現在只剩下三個人，有一音沒有人唱，在這種情形中，他們必須再找一個人來補這個走了的人的缺。可惜在那些虔誠的聖徒中找不着擅長唱詩的人，他們不得已便去在不虔誠的人當中找一個擅長唱詩的人來與他們合唱。本來這個歌詩班的份子百分之百都是虔誠的聖徒，但從這時候起，虔誠的份子竟打了一個七五折，有百分之二十五不虔誠的份子在內了。又過了些時候，那三個虔誠的聖徒中有一個患了病，不能到禮拜堂來參加歌唱，於是又因為不得已的緣故再去找一個不虔誠卻是擅長唱歌的人來幫忙，後來那個患病的人好了，再來參加，可是他們這時不好意思再請那臨時幫忙的人退出，只好

將這個歌詩班由四個人擴大到五個人。但從這時起，這個班裏的虔誠份子已經減到百分之六十一三個虔誠的，兩個不虔誠的。再過些時候，那兩個不虔誠的人忽然提議將這個歌詩班再加上三個人，合成八個人，可以唱得更好聽些，並且也領了三個人來。那三個虔誠的人雖然想到找不虔誠的人加入是違反他們的初衷，可是無論如何，現在五個人中已經有兩個是不虔誠的份子，少有也是有多有也是，那兩個人既然提議，況且他們也介紹了他們的朋友來到這裏，實在不好意思拒絕，只好應允這樣辦。於是四個人的歌詩班擴大而為八個人的歌詩班，但虔誠的份子卻只剩下了百分之三十七點五了。

再過兩年，這個歌詩班增加到二十個人了。那碩果僅存的三個虔誠的聖徒，有一個已經轉學到別的城市裏，又有一個就事遠方，只剩下一個還在那個歌詩班中。幸好以後加入的人裏還有一個虔誠的聖徒。可是二十個人中只有兩個虔誠份子，不過佔百分之十。那十八個人中也有無神派，也有信社會福音的，也有平日譏誚毀謗聖道的，也有品行污濁行動卑鄙的青年，也有浪漫輕佻冶容誨淫的少女。這起初很純粹很良好的歌詩班便與我們今日在許多大城市中的大禮拜堂裏所看見的完全一樣了。

不用說不虔誠不信主的人加入歌詩班是神所不喜悅的了。就連虔誠愛主的人加入歌詩班，也常發生一些危險。我們的肉體總是喜愛求人的稱讚和榮耀。聖徒在豫備特別詩歌和在聚會中唱特別詩歌的時候，最容易受這種試探。我們固然不能說凡受這種試探的聖徒準都失敗，可是在事實方面失敗的不是比較得勝的更多麼？說誠實話，加入歌詩班的聖徒（不信的人還不在內）唱詩的時候，真完全是爲讚美神，一點不是爲唱給人聽，求人的讚譽的，究竟有多少呢？這個問題請加入歌詩班的人自己回答好了。我們在這可怕的世路上行走，試探已經是多得防不勝防，何必還再自找這種試探呢？

末了我要說禮拜堂中有歌詩班不但有許多危險，而且根本就沒有這種需要。歌詩讚美神是一切信的人共同有的權利和本分。爲甚麼只叫少數的人唱，大多數的人都不能得機會學習？有甚麼好的詩歌，應當叫大家同聲歌唱纔是正理。若說大眾都學習太費時間，那樣歌詩班練習一首詩費的時間又豈在少數？如果將歌詩班練習詩歌的時間公開叫大眾一同練習，不是有許多人可以都學會唱詩麼？若說大眾中間有許多的信徒不很會歌唱，那樣請問沒有人教導他們，他們到甚麼時候方會歌唱呢？就是因爲領導唱

詩的人將時光力量都用在爲歌詩班排練詩歌這件事上，所以大眾纔總不能在歌詩這件事上有進步。於是極少數會唱詩的人一日比一日更會唱，大多數不會唱詩的信徒到甚麼時候也是不會。許多禮拜堂中的歌詩班唱詩唱的極好，但會衆全體唱詩卻是毫無訓練，這是不是合宜的情形呢？

我個人是喜歡唱詩的。我也深覺得唱詩這件事不但在聖徒的崇拜上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而且牠對於聖徒個人屬靈的生活也是極有助益的。多少時候我們在傷心的時候因着唱詩得着安慰，在灰心的時候因着唱詩得着鼓舞，在快樂的時候藉着唱詩傾吐心中的感謝和讚美。在憂愁的時候藉着唱詩抒發心中的苦悶和煩惱。因着唱詩得來的好處，只有得過的人會述說。唱詩是這樣有用處而且需要的一件事，但今日國內大多數的信徒在這件事上是何等的幼稚，是何等缺乏人的引領和教導。教會的領袖費那樣許多時光與精神去組織訓練那種毫無需要多有弊害的歌詩班，何如用那些時光與精神去訓練衆聖徒，使他們都在唱詩這件事上往前進步呢？

編者的消息

發出上次的消息到如今已有四個多月了，這四個多月的時期工作約佔三分之二，患病約佔去三分之一，也就是爲這個緣故，這期靈食與閱者相見這樣的晚。

六月二十日下午離北平南下過滬往粵，二十二日到上海候船，二十四日下午乘海亨輪離滬南行，二十七日晨到汕頭，當晚即開始工作，在汕頭工作共十天，每晚對汕頭全市信徒講道，同時自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六日每日上午在汕頭對岸角石嶺東浸信會退修會中講道七天，七月六日午後離汕頭。

離汕後乘海輪行十八小時，次日午到香港，當日下午離港乘廣九鐵路車往廣州，換乘小輪西行，八日晨到南海縣屬官山墟，當日午即在官山開始工作，計自八日至十四日在官山講道七天，十四日晚間還照常工作，夜半醒來覺得身體不爽快，並且不能入睡，十五日晨頭痛無力，按所規定的行程，勉強支持着乘小輪往廣州。

七月十五日午到廣州河南，頭痛不思飲食，十六日晨嘔吐二次，病漸重，頸項左邊腫痛，終日不食，培靈會自是日開始聚集，當晚勉強支持講道一次，十七日病狀如昨，晚六時試溫度表，發熱到一百零二度二分，晚間勉強支持講道一次，十八日全日發熱一百零二度，仍想支持工作，被友人勸阻未去，病更重，十九日晨被接到一位聖徒家中調養，因地址接連鬧市，不得睡眠，二十日晚遷回河南，當日竭力支持作第三次講道，講畢病更重，夜間發熱更高，不得睡眠，二十一日由數位信主的弟兄培同到醫士處診視，醫士說大約是因頸部的病發熱，須住醫院治療，當日午間到東山住兩廣浸會醫院，住了兩天多，病勢一點不見起色，醫士說這病或須延長許多日子也未可知，那時想到

如果真是這樣，還是趁着身體能殼支持，快些回到北平比較好些。因此在二十三日下午乘輪離了廣州，預備次日由香港搭海輪過鳳返平。不料當晚到了香港熱度忽高到一百零三度，一夜不能安眠。次日香港友人堅留多住幾天，他們都以為病這樣重還要作幾千里地的旅行是極不妥當的。那時我也希望病如能快些見好，還可以在香港培靈會中講幾天道，因此便改變了意思，暫在港一位主內的友人家中留幾天。二十六日下午一位信主的弟兄來看望，介紹一位中醫來診視，服藥一劑，夜熱退至九十九度餘，二十七日再服中藥一劑，二十八日熱退至九十八度。二十九日香港培靈會第一日開會，晚間赴會講道，因十幾天發熱體甚軟弱，自二十九日至八月五日在港培靈會講道八天。這次香港的工作一次都未曾耽誤，實在是神特別的眷顧。

八月七日下午離香港乘俄羅斯皇后輪船北上，一路風平浪靜，九日晚到上海，十日到杭州一行，十一日過上海往南京，十二日午由南京乘湘和輪船溯揚子江西上，十四日晨到九江，當日登廬山到牯嶺靈修會所，當晚在靈修會中講道，因為病痊不久，途中又特別勞頓，當夜又患病，十五日至十九日勉強支持帶病在靈修會中講道五天。病是一日比一日重，體溫是一日比一日高，到二十日食慾完全減退，無力起床，發熱到一百零一度半。聚會的時候經友人用牀擡到講堂講道，二十一日也是這樣。本希望支持到會畢，可惜到二十二日病更重，發熱到一百零二度半，再無力支持，因此最後兩日的會不能再往講道，十天的會雖只講了八天，仍不能不感謝神，因為照人事說，連這八天都很難作到。

會既不能照所規定的領完，因此定意早日返平休養。在牯嶺的友人都異口同聲的攔阻，勸我留山調養，他們

都以為病這樣重，還要作三千多里的長途旅行是太危險的，但我確知不會有甚麼危險，又因為患病在家調養比較適宜，所以定意返平。二十四日晨離牯嶺下山至九江，當日下午六時乘德和輪船上駛，次日到漢口住一天，二十六日離漢口乘平漢車北上，過九江和漢口的時候病得很重，差不多支持不住，但感謝神，在這種情形中仍是平安行過三千多里路的長途，在二十七日晚到了北平。

到北平的第二日病更加重，熱度由一百零二度五高到一百零三度六，從八月廿七到平至九月二日晚，病狀總未減輕。北平主內的友人十分掛念，病狀很像腸熱症，但又不是。到九月二日夜間溫度忽然降低到一百零一度。三日夜間降至一百零七度，四日夜間降至九十八度八，五日夜間再降至九十七度二，六日夜間繼降至九十五度七，熱非但退盡，而且較常人低許多，病是好了，但身體卻瘦弱異常，在病重發熱的時候任何食物都不能進，就是飲料也是勉強進一些。這種情形延長有十幾天，到熱退以後方能進食物。熱退後仍臥床多日，這時候身體十分軟弱。九月二十日經人扶持到會堂聚會一次，二十一日離家到北平西山香山園小住九日，三十日返城。十月初開始作一些工。十月四日病後第一次講道，自十月十一日後，漸漸照常工作。不過右腿自病後常常作痛，每逢工作略多即患腿痛，到近幾日方見好，體健到現在已有九成復原。近十幾日豫備發刊本期靈食。

如蒙神許，十一月上旬擬到河南彰德講道八日，以後返平。今冬及明春大約不多外出。

北平的工作仍是照常蒙神的眷顧，最近在基督徒會堂附近租得一所舖面房，開設佈道所一處，以便對外宣傳福音。本月二十五日已經將這新的工場奉獻與神，不久便在其中開始工作。

建新會堂的事蒙神一步一步的豫備所需用的，每有一步需用，神便有一步的豫備。這事真加增我們的信心。不少為建堂的奉獻有一件事最使人受感動，就是我們中間一位信主只有一年多的姊妹，被主感動，甘心將自己幾年作工所積蓄的一千一百圓錢完全拿出來奉獻。奉獻不足奇，所奇的是將所有的，而且是多年勞苦作工積蓄的完全奉獻，尤其是這種奉獻是出於一個纔信主只有一年多的一位姊妹。我們怎能不歸榮耀與神呢。

今夏兩次患病，蒙神造就不少。尤其是七月間在廣州的時候，有兩三夜發熱不能安眠，那時蒙神光照，心靈中有許多覺悟，對自己有更深更清楚的認識。此外又更感覺到的真實愛主的人的愛是何等真摯。在廣州，在香港，在牯嶺，在北平，都有主內的友人用懇摯的愛心接待，照顧，記念，服事。在香港患病的時候住在一家聖徒家中，兩位老年聖徒晝夜服事看護，就是自己的慈親也不過如此。在廣州的時候承一位聖徒接到自己家中調養，以後在兩廣浸會醫院中的時候，一位割病出院不久的弟兄每日忙中抽暇來看顧幾次，夜間還陪同住在病室裏。在牯嶺時也是如此，愛主的友人都是為我作他們所能作的。返平以後，許多聖徒來看望慰問，還有的人來幫助看護服事。至於懇切的代禱更不知從多少聖徒的心中和口裏上達到神的面前。內主的友人這樣愛我，我今後當怎樣忠心服事主並服事他們，纔不負主和人的厚愛呢。

這次的病現在是好了，願神使我今後離開以前的失敗和軟弱，忠誠事奉他，也願神因眾聖徒對他僕人的愛，心厚厚的賞賜各人，更願神幫助我們更多愛他，更多像他，更多殷勤事奉他。

奉獻一切

All to Jesus I Surrender.

(S.S.) J.W. VAN DE VENTER.

W.S. WELDEN.

Key: Dm: -mf: m|r :-rim: r | d:-dif: m|r: mid:- | m:-mit: m|r :-rim: r |

我將一切獻與耶穌完全奉獻出至誠我願永久敬愛信靠

日日與主常偕行 一切全奉獻 一切全奉

Chorus.

d:-dif: m|r: mid:- | d:-til: s | f :- | - : | t:-lis: f |

日日與主常偕行 一切全奉獻 一切全奉

Im :- | - : | m:-fil: s | d:-tit: l | s:- | m:r | d:- | - : |

獻 完全獻與恩主耶穌一切全奉獻 完全奉獻

奉獻一切

節一 我將一切獻與耶穌 完全奉獻出至誠
我願永久敬愛信靠 日日與主常偕行

副歌 一切全奉獻 一切全奉獻

完全獻與恩主耶穌 一切全奉獻

節二 我將一切獻與耶穌 謙卑俯伏主足前
撇棄一切世間福樂 求主收我勿棄嫌

節三 我將一切獻與耶穌 求主收我使安安
懇求聖靈為我作證 我已屬主主屬我

節四 我將一切獻與耶穌 我將自己獻與主
求主賜我愛心能力 使我宣揚主恩溥

節五 我將一切獻與耶穌 我今深覺主愛情
救恩之樂充滿心中 高唱榮耀歸主名